

世
廟
識
餘
錄

是書成凡十餘年以貧
不任梓僅假活板印得
百部聊備家藏不敢以
行世也活板亦頗費手
不可為繼觀者諒之

徐兆稷白

世廟識餘錄序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國家自二祖肇基暨於列聖垂統其間享國之

久宜莫如肅皇帝蓋在位四十五年而一時文謨

武烈咸稟睿裁更革變通超軼三五於乎盛矣顧後

來纂輯國史祇據日報書之郎事有徵信而微顯聞

幽或無以仰窺神聖之秘何則世異人異自與親

炙者有間也臣爲郎嘗當嘉靖中猥備侍祠之役每

從丙夜後隨尚書奏對西內故聞上起居頗悉而

通籍以前則因故老口授尤多採摭輒加劄記匪屬

傳疑癸未歸田始彙而成集視諸國史存考鏡題曰
世廟識餘錄傳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
不有文武之道焉以臣之固陋敢自列於賢不賢之
間而千慮一得亦不過修飾其所識之餘耳傳諸副
在昭示來斯庶幾獲覩嘉靖中興之業云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嘉靖元年壬午

上自興都入嗣

皇帝位按正德丁

卯八月十日

上生於安陸藩邸是日宮中紅光燭

天其年黃河清三百里者五日慶雲見於軫翼軫翼

者楚分也

上生五歲即穎敏絕人

獻皇帝口授

詩不數過輒成誦稍長讀孝經忽問先王至德要道

之指

獻皇帝爲之講解

上即領悟常率之祭祀

及進表箋已能周旋中禮其少成若出於天性獻

皇帝崩

上年十四攝興王事明年

殺皇帝大漸

上以倫序應入繼大統。昭聖乃與文武群臣合謀同詞奉宣末命而召。上於安陸。上至自安陸。車駕駐行殿。禮部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事。上覽之。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太子也。當是時。禮部以典出曠舉。倉卒草創。不假致詳。而上心已確有定見。所謂繼統不繼嗣之說。實權輿於此矣。

兵科給事中徐之鸞上疏極言。正德時群奸亂政。威福下移。天下幾至大亂。勸上勿復姑息。獨秉乾斷。疏入。大合。上心已悉。見諸行時。錢寧。錢安。劉暉。張

洪狄福皆以正德中諂附中官矯竊內降幸功要寵
至並冒國姓號爲義子濫膺封拜掌握兵權而安與
福係中官廝養尤極猥賤至是盡奪其賜姓誅竄籍
沒中外稱快是舉爲 上大有爲之初政已具占神

武

御史周宣疏論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深情厚貌陰比
宸濠忌布政使鄭岳之秉正不回則假其勢而設傾
危之阱嫉御史江萬實之預防奸孽則煽其黨而
開群嗾之端使大獄株連累歲不決其罪不減於劉
養正李士實云云意欲殺之也疏入 上遣錦衣衛

官校逮夢陽至闕下鞠審已審無狀第以曾為宸濠作陽春堂記坐削籍去先是濠在藩府頗結納海內名流而夢陽故恃才傲物獨不與濠習濠必欲要致之會三司一日同集公所濠遣校以所作詩文當衆中求夢陽改削夢陽不覺有矜喜之色校覘其意已奪歸以告濠濠遂遺夢陽金三百乞為陽春堂記夢陽頷之已事發竟坐此其得免於逆黨之刑者則大學士楊廷和以憐才故護持之也

錢寧者其家世莫省所出自幼其父鬻為太監錢能養子遂冒其姓正德初劉瑾用事寧結瑾以見殺皇

帝寧爲人猥狡柔佞善伺察迎合大被寵幸因得賜國姓冒功爲錦衣衛千戶瑾事露寧以計脫尋陞右都督掌衛事益恣肆無忌引樂工臧賢回回人于未及番僧等相比爲奸請建豹房新寺日侍 毅皇帝遊佃無度賣官鬻爵僞旨傳陞邊將及鎮守內臣所得金珠寶貨以數百萬計都察院經歷錢及拜寧爲義父日令潛察中外官有議已者輒斥之特宸濠又蓄異志結寧爲內援寧常以朝廷動靜洩之於濠濠令世子赴 闕爲立儲地寧爲計畫先以玉帶綵幣附典寶萬銳馳歸詐稱 上賜會副使胡世寧典寶

順問發其謀爲所蒙蔽而文致世寧與順罪戾邊正
德十四年五月濠逆謀益著。殺皇帝遣太監賴義
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按其事。寧令偵卒
蕪程報濠濠卽發兵反。不逾月就擒。太監張丕始極
言寧奸狀。殺皇帝乃收捕寧下詔獄。雜治未具而
殺皇帝崩。上在藩邸洞悉寧罪惡。至是促法司
鞫狀。卽磔寧於市。并寧子永安。時年八歲。已爲後府
右都督暨養子錢傑等十一人而籍其家。

刑部尚書張子麟以老母乞歸養。上優詔。晉之而

命有司存問。其親又金壇人。于湛初爲兵部郎中。

陞陝西叅議上疏以老母乞改近地此請已自創見
尋吏部覆劾湛違命擇官欲置之理上特憫其情
爲改江西蓋上素篤于親凡陳情有關父母者無
論官大小悉蒙殊典其後來大禮之議安可奪也

初

上迎聖母于安陸駕至潞河禮部議入門之

儀始欲以藩妃禮行上令廷臣集議議云母妃南
來當由大道進京自通州由朝陽門入路直且順從
此進東安門便蓋是舉雖陰爲執禮而實揣上冲
年姑以道路之便阻正陽門之入蓋求其說而不得
從而爲之詞也上竟不允親定其儀曰聖母遠

來宜從正陽門中道行先朝廟而後入宮其宮
眷進朝陽東華等門自是聖意已定禮官遂不敢
爭按天子無臣母之禮是時聖母雖未上尊號而
要不得以藩妃相處大學士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
等自負擁立之功未免持之大過故激成後來之禍
耳若於城外豫築行宮令群臣恭上尊號而後入宜
無不可

吏部尚書王瓊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以狀元私其子慎
廷和不辯尋自引退上優詔勉留之按慎宏
才博學詞林罕儔而廷和亦非私其子之人顧猶不

免于物議者，勢重而疑生。自昔已然矣。後來張桂極力攻揚，而竟不及慎中第事，則以慎議禮請戍得禍已重，故遂免於雌黃之口。慎之完名，因禍以爲福也。許忝故揚州衛指揮，歷陞宣府副總兵。後以勦流賊有功，進左都督，因結錢寧得事。武廟於豹房奏調遼陽，延綏宣大四路兵入內簡練，號外四家。勅忝領之。武廟養爲義子，賜國姓，從幸宣府，攘應州功。封安邊伯。宸濠反，武廟自將稱威武大將軍，以忝爲威武副將軍，率兵討之。未至而王守仁已擒濠，忝欲奪之，不能得，則縱部下掠平人爲功，幾至大變。

上卽位盡誅奸黨而言官請并治泰有旨逮問法
司坐泰死。上令會官覆訊而法司執論如初。詔
特宥泰死第發戍海南衛而言者不已乃改永戍泰
雖專權紊政然不聞其有黨逆之罪如錢寧江彬矧
嘗有剿賊之功自當末減。上雖天性嚴明而用刑
之審錙銖不爽又如此。

兵部侍郎吳廷舉與大學士蔣冕俱廣西全州人自少
爲布衣交。又同第進士。上登極廷舉劾奏冕當

先帝南巡時冕旣不能排闥引裾而諫及微言不聽
又不能掛冠解綬而歸諒古人導之教訓傳之德義

不如是也。且言臣與冕爲同榜好友，不能如韓愈之於陽城，歐陽修之於范仲淹，陳瓘之於曾布，朱熹之於史浩，常移書論責，有媿於四臣，實爲倖位求自免去其詞。近直已冕言廷舉素與臣莫逆，其列官中外三十五年，每歲通書問者數次。前臣竄從南巡，廷舉亦嘗致書及臣矣。其間多獎借之詞，無片言及時事。蓋謂臣既失職於先朝，當勇退於今日。處君臣朋友之義，當然臣不去，何以謝廷舉。上知廷舉言過激，促冕亟出視事，而尋調廷舉南京工部。按武廟南巡時，冕嘗與同官跪門諫止，後在南京又數

請回鑿則冕固不負其職也。廷舉是時爲都御史，實無一言及之。顧不先自劾，而劾冕幾於賣友沽直矣。末世士大夫好名之過，即父母兄弟有不相顧者，况朋友乎？此無他，學術不明而喻利之心勝也。今世以廷舉爲氣節中人，亦未考其生平耳。

司禮監太監蕭敬事，武廟頗著忠謹，亦賢瑄也。上卽位後，窮治奸黨，而張銳與許泰獨得不死。此聖

斷也。蓋不欲援寧彬例槩殺之耳。乃言官謬謂蕭敬護之，奏併治敬。幸上堅執不允，而竟以是保全大都吾輩之處宦官，常視爲異類。凡事必傷於苛迫，然

則宦官之側目吾輩投間抵隙又何所不至漢唐末
季之禍可鑒也嘗記太醫院官徐鏊者正德末年以
醫士諫止武廟南巡上大怒曰徐鏊是我家
我方感疾未寧他不來調治反以言犯我我必杖之
百令必死蕭敬從旁伴愆恚之曰爺欲杖之百須分
數次方好若一次杖之脫不死被鏊挨過矣意實寬
之也上以爲然先發錦衣衛杖之四十後罰跪午
門前五日乃廷杖之六十鏊竟得不死謫戍烏撒又
鏊自京發遣南行錢寧遣人賫二十金贈鏊迨至潞
不河及而還由此觀之小人原有人心矧蕭敬又非

錢寧之比。

正德間太倉王倬以南京兵部侍郎請老致仕。有旨給驛以歸。仍詔有司以禮存問。祖宗時優禮大臣。即一南亞卿猶隆重如此。逮嘉靖初年楊文忠當國。此例猶相沿不廢。如都察院僉都御史崑山周倫以省視歸。亦詔給驛。然不及於南亞卿矣。而南正卿如戶部尚書蔣昇、工部尚書嚴關、都察院右都御史陳金、吏部尚書朱希周致仕。不但給驛。而且有月給歲撥。朱希周以考察事忤。永嘉去。乃其調旨猶不敢阻壞。祖宗成法。自後陪卿無論矣。即北正卿給

驛者猶僅僅也。况月給歲撥乎，是必有陰持。朝廷之威福者在其故難言之矣。

上繼統 武宗一時奸黨第誅其已甚者，其他多所姑貸。陝西總兵馬昂初以事革任，結太監張忠覲復用。其妹已嫁指揮畢春有娠矣，因忠獻與武宗於分守陽和太監許全率昂弟昺及昺至春冢奪取進之。昂以是大被寵幸，傳陞右都督，近侍皆呼爲馬舅。兄弟並召入朝，賜蟒服。昂又進其美妾杜氏，昺傳陞都指揮進豹房。昺於是買揚州美女四人謝恩，此其瀆亂之罪不在寧彬下。上不忍揚先帝之過。

第坐臯等謫戍而出諸女還其家其存大體如是

南京吏部尚書王華既卒而有司爲奏卹典其子守仁以書于禮書毛澄欲請易名之典澄答書頗摘華科場陰事固不肯與守仁大慚恨復澄書曰守仁聞之主辱臣死親猶若也執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死矣前輩剛腸嫉惡無所忌諱如此藉令後來有子如守仁功名滿天下而父爲南冢卿身後乞恩亦何求而不得乎守仁書具載陽明全集中

初六部司官送本至該科科官第以褻服受之爲兵部主事霍韜劾奏其瀆慢詔旨大不敬科官亦叅韜

誣罔 上俱置不問第諭各官謹禮毋惰於微蓋實
右韻也然自是科官不復褻衣受本矣又六科每月
輪亞卿畫本至科前則門官呼其部畫本四字實上
下司報門意也嘉靖中吳文端公山爲禮部左侍郎
一日畫本聞其呼聲心已嫌之未發也比臨本籍見
誤書其銜爲右山面呼其吏曰豈有某遷官三月而
科臣不知者是筴 昔矣吾當執奏 上前是時都
給事中爲河南人謝江素陵傲無禮至是始惶恐向
山引罪而止萬曆間亞卿畫本更不聞門呼聲不知
絕於何年也

宸濠敗後江西巡按鄭啓元得濠通蕭敬陸完私書欲
急去巡撫孫燧云代者湯沐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好
因極論蕭敬張銳等罪惡併劾守仁陰謀黨惡素與
交通乃貪天之功謬獲封爵宜追奪提究此書生之
見也昔孔子於管仲畧其忘君事讎之罪而錄其一
匡九合之功聖訓昭昭如是守仁旣擒濠報國又何
論素與交通否况宸濠在當時頗矯飾好名喜結納
海內名流則嘗識守仁亦未可知乃王府之於司禮
監如僧家之有門徒施主其平日書信往來亦是常
事安能逆料其必反也卽江西巡撫未曾更代則濠

之計已不得行焉。知非蕭敬陸完阻之乎。時幸聖明不即是。鄭啓元言蕭敬等俱置不問。而守仁亦得免於褫爵。後守仁勘兵部尚書張子麟交通逆濠事。言子麟啓本臣誠於濠所見之。當卽燒燬。但當時奸黨爲濠經營布置於外。容有詐爲貴人書啓以欺濠。而罔利者。或未可盡信耳。以是奏上。而子麟遂免。逮問守仁聰明絕世。故一言而釋主疑。存國體。非專護子麟也。

兵科給事中史道已陞山西僉事。上言臣在諫垣嘗指目大學士楊廷和爲漏網元惡。草劾欲上爲廷和

所覺亟出臣外任，因上其原奏，內言廷和交通逆濠，諂附錢寧、江彬，納賄專權之罪。且云：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未嘗力爭，今於與獻帝一皇字考字，乃以去就決之，實為欺罔。蓋史道私揣廷和議禮於上，心不合，欲藉此以傾排之，為已進用地耳。幸上素知廷和在先朝，力阻宸濠護衛，諫止巡遊，不作威武大將軍勅書，綵帳數事，遂不直道言而下之。詔獄乃廷和疏退，勅鴻臚寺宣諭，勉番可謂優禮隆渥。而廷和仍疏請不休，至再至三，同官毛紀、蔣冕暨尚書彭澤、孫交亦相繼求去。一時大臣未免黨同過。

激殊非事 幼君之體自後邪臣伺隙離間日生進
新用事老成削迹未必非廷和諸公自處太高有以
媒之也善乎御史鄴衮之言曰陛下登極以來廷
和有撥亂反正之功足稱救時宰相史道一旦指爲
元惡不已過乎夫避人焚草入以告后此言官之體
而道乃先揚其聲邀人免止及至外補而始發之其
心迹詭秘可見 陛下何不以此罪道而繫以排陷
大臣下之理是使道之有詞也且廷和以史道之論
而累疏乞休同官以廷和之去而駢迹求退臣恐大
柄潛移隱憂可畏幸 勅吏部諭廷和等亟出視事

毋要潔已之名，忘委身之義。云按察此語一出，不惟史道無言，即廷和等亦心服之矣。謹論之有裨于國，是如此。

嘉靖初年凡章奏

旨多從內出。一日都察院請差巡

鹽御史批答稍誤，給事中黃臣力諫，乃改批如制。又

上嘗責太常寺少卿王學夔失儀，批降一級。吏部

言少卿正四品，降一級爲從四。在京惟祭酒從四，然

非可降之官。請旨定奪，乃增調外任三字，以足知

內閣代言決不可少也。大都人主冲年，常慮威福下

移，事欲專主，而左右近習從旁怨恚，又從而陰攘闖。

權卽以 上之神聖猶受其蒙蔽、廷和諸公所以不
安其位累疏求去、不獨爲議禮一事也。

前輩言官論事雅有識見有根據、蓋由學術明而人心
正所從來矣、嘉靖初御史曹嘉上言以廷臣五十人
列爲四等、一時人以氣節歸之、獨給事中安磐引唐
主珪之論房玄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以一人
而議衆人、皆承君命品藻、未有無上事而舉朝縉紳
得恣其口吻者、且上有禮貌大臣之心、而小臣肆其
輕侮、上有信任大臣之意、而小臣啓其猜疑、恐非太
平之世所宜有也、疏入、上惡嘉狂肆、竟出嘉外任

頃年黨伐成風，朝議騰沸言事者主于勝而不主于是小加大，踈間親，淫破義，六逆之漸幾啓矣。假有出讜論如磬者，必謂其阿附從而指斥之矣。誰復信其言哉。

都尉崔元以關說獄情爲刑部主事，陸澄所劾，旦併其名帖封入。上曰：「刑官執法，不聽囑託，自其職分，何必以名帖封奏，竟置不問。」是肯幾折盡縉紳好名之心矣。其後改選郎中王與齡亦以嚴嵩囑事帖封奏，竟斥爲民，得禍更甚。卽一時懲抑少過，而吾黨欲折權奸之非，要當易其心而後語斯可耳，不必厚自

表飾也

上勅內監工部諸臣經營顯陵如天壽山諸陵制
而其地本無白石諸臣患之既至按行棗陽石塘山
中見老父指曰乃者鵲鶴千羣飛鳴旋送有異試往
求之石在是乎言已老父忽不見因如言鑿山果獲
石瑩潔如玉楚中人驚愕謂天地靈闕以俟今日諸
臣皆喜相賀萬曆中江陵以治父喪歸棗陽有知縣
其者輦致其石爲之營墓後其人得擢爲御史江陵
敗墓沒於官而御史旋亦斥去豈靈石爲天子出非
臣下之所干也而特爲之崇乎

上初即位一日問司禮監太監張佐欲開內庫以觀累朝儲積佐跪奏曰自有歷年冊籍可查不必萬歲親閱上乃罷諸內侍以問張佐此何意也佐曰這寶貨易以眩人不當與 爺爺經目恐啓其聚歛之心也先朝老闖慮事深遠如此

上於乾清宮合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虔修齋醮調度彌廣皆太監崔文欲引正德間罪人張銳等各名下掌管家人執挾邪術以蠱惑上心遂蒙信用大學士楊廷和極言其不可且述梁武帝宋徽宗餓死臺城囚繫金虜可鑒又近舉劉瑾錢寧

張忠張雄廣造浮屠以致殺身亡家故事爲証詞極
剴切。上雖曲意優容然自是益踈廷和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永嘉議禮不知其心有爲與否即其所箸或問其中亦有稍涉腐儒之見而強爲之說者則本生正統之義尚或未明也。重本生者人之至情也。莊生所謂不可解于心者也。而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非其欲薄於私親也。蓋矯人情之所偏。恐其薄於所後而故爲之制也。以防亂也。如今後母之恩。視其所生母遠矣。而今之制服必等之親母者。亦以防亂也。殺後母之服。而天下始多悖逆之子矣。此聖人之

微意求嘉遽非之以爲漢儒之言卽漢儒之言而亦未嘗少悖聖人之禮也。繼統不繼嗣之說此官天下之事如堯禪舜而舜未嘗嗣堯也舜禪禹而禹未嘗嗣舜也。安得此而同之于家天下者。凡家天下者未有不繼嗣而繼統者也。今士庶人無子以兄弟之子爲之子未有不正父子之名而能傳其業者也。况神明之祚付受之際此尤不可以例論。故以君視社稷則社稷爲重以本生視正統則正統爲重禮長子不爲人後上於興獻帝爲長子而興獻帝又別無支子然必奉以繼統者重神明之祚也非士庶家

比也。而成問則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即孟子設喻之言已。世無此事，亦無此理，決不可爲訓。而永嘉顧引之爲重父輕天下之證，不既迂乎？若天下可輕，則興獻帝惟上一子，肯恻然遠其陵廟而入繼大統乎？其所以入繼大統者，爲天地民物不可一日無主，自不得顧其私親也。正以天下爲重也。曰然則施之稱謂當考孝廟乎？當考興獻帝乎？曰考孝廟不考，興獻帝新都之論也。考興獻帝不考，孝廟此末嘉諸公之論也。或問謂漢成帝無子，立定陶

共王之子爲嗣，宋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爲嗣。此皆預養宮中，明爲人後者也。故可以稱考，而今上生當孝廟既崩之後，無預養之恩，烏可考之似矣。今士庶家有身後立嗣者，其嗣子於所後者，既傳其業，將何稱焉？豈亦以無預養之恩而獨不考之乎？其謂不當考，興獻帝者，循漢宋之故事也。揆之于義，亦未盡合。今律文有三父八母之稱，在異姓猶然，矧身爲人後而遂伯叔其父母，此世俗人之所爲也。獨不可稱本生父母，以別於所後之父母乎？或又曰：孟子不云乎？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父母其可二乎？夫帝王

天之子也。自不當以此論立世廟以安。興獻而子孫世世無祧焉。亦何不可。此未嘉之。所以一意迎合。而議禮諸公不無過執。卽孝廟之當考不當考。今難言之矣。而等興獻帝於定陶濮安之號。欲另立崇王之子爲之後。而一旦廢棄父子之情。則人心之所大不安者也。大都論事者。雖當本之天理。尤當觀於世變。舜禹之父不及尊崇。匪薄其親也。蓋茅茨土階之時。禮制自乏。明備耳。周公以來。靡文寢侈焉。有子王而父不王。子帝而父不帝者乎。雖聖人復生。不得不以時爲大者。乃禮部集議必持重正統。輕本生。

之說於古雖有稽據然曰考 孝廟母 慈壽則不
當復父母其所生由旁支紹正統則不當復帝后其
所生激亦甚矣 主上冲年純孝天至而左右大臣
不能宛轉納約寓將順于匡救而直以危言用罔致
觸 聖怒已新都退而未嘉進卽厮賤小臣如歷城
巡檢房清亦同聲附和于是稱宗附廟而縉紳之禍
尤不可勝言矣

林貞肅公俊始以工部尚書起用尋改刑部尚書及入
朝卽上大禮議徵見忤 旨已因刑部一犯宮內批
改鎮撫司究治故事欽依人犯必先由鎮撫司拷問

稂由然後送刑部擬罪無刑部轉發鎮撫司之體俊
爭之不得遂累疏乞休不允至是以衰年久病疏辭
懇甚已得 旨卿老成舊德供事累朝逮事朕躬忠
勤益著考禮建議裨益良多新政之初方切倚任乃
屢以疾辭情辭懇切特准致仕調理照前勅加太子
太傅仍賜勅獎諭馳驛以歸差本部司屬官一員護
送有司月給米四石歲撥夫四名應用時加存問病
痊且奏起用是 旨爲新都所調卽閣臣去國其優
禮之數何以加諸當是時新都豈不虞六部之偏已
而肯導其君以寵異之如此亦 祖宗朝相沿故事

不忍廢之也。未嘉以後，漸至陵蔑矣。然尚有存羊之意。慶曆以來，則幾于臣屬六部，方伺候奔走之不服。小人承諂，遂無所不至。嘗記頃年一大司馬偶以誑矣。誤謝恩後，尋詣朝房謝閣下，即衣錦繡相見，首揆大怒，宣言於衆曰：「卿相之體自是不同，柰何以卿易相自是相左。」言官阿指竟劾之去。本朝自罷中書以來，輔臣之銜今可考也。大學士五品官耳，不可稱相。其實銜亦六部尚書，不可稱相。所加公孤有官無職，則六卿皆可爲之，不可稱相。乃今卿相之分亦可謂習而不察矣。楊文襄公一清正德間，關臣也。嘉

靖初以兵部尚書起用總制三邊而張孚敬桂萼李
本趙貞吉諸公亦嘗分掌部院此雖非常之事亦以
銜位之相應耳不然曾見部院堂有缺而令司屬攝
之者乎大都閣臣居近為天子代言政本所出自是
禮絕百僚已極尊重更不必過為黠綴使諛佞成風
國體蕩然也俗傳萊市口忽建一張相公廟不知何
神而江陵相公之稱遂相沿于人口不惟奴隸稱之
而六卿亦稱之嘉靖以前所絕不聞者亦可嘆也
禮科給事中劉最奏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
費內帑 上怒其不諳事體調最廣德州判官已最

出京仍用傳符以原銜遣牌爲東廠太監芮景賢所
偵叅其違例上命逮最下詔獄獄具最得遣戍
所謂小人之窺伺君子常密如此萬曆初松江袁福
徵爲唐府長史以發僞承奉事司禮監頗惡其訐
後逃至京師并究刑部具獄福徵無恙後竟以內批
得閒住而福徵嘗爲刑部郎中亦以原銜遣牌南歸
事露時張居正秉國僅行順天巡按逮治而已福徵
始獲保全大都君子處世無論險夷宜常立于無過
之地嘉靖末年吳文端公山爲禮卿以不賀日食爲
言官論罷公卽買一民舟行至徐州始易官舫是時

公已蟒玉第以青衣角帶接客人臣待罪之體無論
大小不當如是耶、

故事六卿拜命必用䟽辭已得 優旨然後蒞任而南
京六卿獨無此舉均一尚書都御史也而輕重不倫
如此疑非 祖宗之制不知變自何年嘉靖甲申

上用李充濁為南兵部尚書亦有䟽辭得 旨卿才

識老成譽望素著叅贊重託特茲簡命不允辭則陪
卿固未嘗不辭亦未嘗不呼為卿也而後來絕無辭
䟽卽別䟽亦呼名矣此或代言者絕于見聞之誤也
或曰南部院當考察時自陳䟽止稱卿一次又不知

十一
言會金卷之二
所據何典。

嘉靖初湛若水爲翰林侍讀上疏言曰以經術事 陛
下嘗讀至屯否二卦屯者陰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
而未遂此則 陛下登極下 詔時然也 否則陰
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 陛下自視今日於此
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致于否否而不濟則將來
有不可勝言者因勸 上親賢臣博求明先王之道
者侍文華講習聖學雖意在納忠 上登極之初
正中興大有爲之會何謂始交而難生登極纔二三
年耳 上方優禮大臣雖內批間出而楊毛蔣三公

尚在輔政猶未至於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何遽名爲否非惟憂治危明之過且於經義殊不相蒙也。主上冲年尤不宜進此疑駭無當之論以啓其踈遠儒臣之端其後若水雖洊至大僚終不柄用而累以僞學目之未必非此踈爲先入也。

御史金符巡按山海關爲巡撫順天都御史孟春論其行事乖張不諳憲體金符未嘗置辨詔候回道考察以聞已都察院具奏如孟春言符謫河南鄧州判官此亦創見事後來惟有巡按論巡撫而巡撫唯唯聽命于巡按而已而賦役之事其越俎尤多此世變

也

禮部尚書汪俊既以議禮不合去。上徑取南京兵部

侍郎席書補其缺。吏部尚書喬宇等卽上言書不與
廷推特出內降爲尚書。祖宗百餘年所未有。請收

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當時大臣擔負旣重
氣魄亦大。故敢爲批鱗之危論如此。嘉靖中年以後
卽有內批。吏部亦不敢引喬宇例執奏。雖上威嚴
太甚。而委任權力自有潛移之者。非疇曩六卿比也。

甲申三月。上巳。兩勅諭禮部。皆稱。昭聖爲聖母。則

業考。孝宗矣。而稱。興獻帝爲本生父。太興國

后爲木生母蓋屈于羣臣之爭而姑爲調停之說及
加興獻爲皇考興國太后爲皇太后聖意已
愜始召張聰桂萼於南京旣而止其來當是時假令
二臣啄息而禮臣念獻皇帝止生上一人而身
爲天子未有不隆其父而終擯之於舊邸者是則禮
之可以義起祭則必先正統而後本生亦何有竝大
之嫌然楊廷和尚執爭不已而群臣復附和之安得
不激上之怒乎乃張桂復以群臣寧忤天子不敢
忤權臣之說聳動朝廷必伯孝宗而專考興獻
至云孔子鄙爲人後而引矍相圃之射爲詞夫爲人

後者何干于大義而與儻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等藉使孔子當爲人後亦鄙而不屑之乎張桂旣云爲人後者爲之子非聖人之言而此獨非漢儒附會之言乎且彼所謂權臣者蓋指廷和也大臣執禮正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豈內悅其君之心而外竊其戚惠以予奪人者比顧廷和不屈則張桂不伸其亦騎虎之勢不得中下乎二臣旣入國是愈淆至今紛紛未知適從也

嘉靖初欽天監監正樂護以帶銜光祿少卿自以五品京堂不屬禮部與祠祭郎中汪必東訐奏隆慶初太

常寺卿陳慶以職掌有禮部典陽禮太常典陰禮之說奏禮部不當劄付太常二事極相類樂護雜流目不知書姑置勿論乃慶係正途人素號講學而猶不學無術妄自尊大如此尤爲可咲陽禮陰禮之說此是祖宗朝草創故事既正九卿職掌以來于小九卿各有專屬文移往還誰敢陵越卽如太常光祿太僕欽天監太醫院解到各處錢糧必由部投牒發批太常等衙門不過司其收放而已蓋朝廷體統大小相維自是如此萬曆間禮部奏正納言職掌爲鴻臚所侵當復其舊已得俞旨矣而鴻臚官改出中

官門下臚卿賈名儒，陰有所恃，復強辨抗奏，竟旨從內降，如舊禮卿，不能爭也。

初，矜疑免死，克軍死獄者，仍勾丁補解。嘉靖三年，御史簡霄言矜疑者以情輕減死，今繫死足抵罪，又勾丁補解是罪及子孫法，反重刑部覆請得旨，如簡霄議。今後除反逆緣坐外，凡減死未遠，克軍未遣而死獄者，俱免勾補，箸為令典。簡霄亦仁人之言哉。

天文書若觀象玩占之類，俱係禁書。嘉靖中書肆多抄謄販賣，士大夫家往往有之。此亦宜忌諱，嘗記欽天監正樂護曾以私傳禁書被謫。今家有是書者，切不可

可借人自掇罪戾。

陝西三邊之設總制自嘉靖三年始。是時詔推才優望重者往。于是起少傅大學士楊文襄公一清以原官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軍務。比文襄公之任過洛陽，謁致大學士劉文靖公。健文靖語之曰：公亦嘗在內閣乎？意薄其行也。文襄唯唯而已。因留之飯，旋辭而入內。曰：老夫不能久坐，吾遣小孫侍飲。一清更爲款曲而去。前輩之待後輩，其率真如此。今老者降氣怡聲，尚不能得少年之歡心。若見如文靖所爲，卽不怒於言，未有不怒於色者也。老下其

少所漸靡久矣。

故事科道官有父兄位九列者例得改除館職俟其積有年資仍出爲外官。武廟實錄成加恩而大學士費宏擬陞檢討席春按察僉事則以春原係避其兄禮部尚書席書改除館職者也。書憾宏上疏歷稽累朝陞官無調外者。上以書言特令陞春翰林修撰。宏疏奏辨明前擬不得已陞春副使。御筆復改爲僉事蓋出宸斷也。其能容大臣守法如此。

致仕者官品服色得與見任同而閒住者惟存冠帶而已而官品服色俱已削盡所以與致仕異也。嘉靖

四年兵部侍郎李昆坐總兵種勳行賄事有旨降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仍合閒住此疑內批也侍郎閒
住已無官品服色矣何必又降為叅政頃年邇政司
頃政梁子琦被論上亦合降叅議閒住與世廟
處李昆之事同一時代言之臣以事小不及執奏故
因循至今也

都御史吳廷舉嘗薦王守仁有文武全才宜暫掌南京
都督府事以其封新建伯也公侯伯謂之勲臣非武
臣也故文武官有功者皆得封若文臣為都督者則
無之矣廷舉之疏似失之輕舉此兵部之所以覆能

之有別缺推用之旨。

錦衣衛故事廢叙官不得管事管事自孫忠烈公燧之子堪許忠節公子陽始蓋上念其先臣臨難死忠大節表著特從兵部之請以後遂著為例

上嘗以御史王宦貪污褫職爲民奪其父母勅命萬曆乙酉巡江御史沈汝梁爲南掌院辛自修奏其贓私狼籍逮詔獄已法司擬罪亦坐褫職爲民而今上特改遣戍更嚴于世廟矣此法祖之一端也

廖僖靖紀初起吏部尚書疏陳三事其一正士風言國家所賴以致治保邦修政立事惟在士風淳則人皆

務實人心漓，則人皆務名。祖宗朝人材未必如今日之盛，而當其時士習淳朴，絕無偽巧，勉脩職業，不務虛名，故事治民安。國家賴之，正德以來，士多負虛譽而希美官，假恬退而為捷徑，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職業不舉，或因事權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輒託養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棄官而去者，其意皆藉此以避禍而掩過。為他日拔擢計，而徃徃卒遂其所欲，以故人怠於修職，巧於取名，相效成風，士習大壞。此語于今時尤為頂顛一鍼，故摘出之，柄國者亦宜就

事斟酌。

僉事遞陞副使按察使參議遞陞參政布政此祖宗
舊例也嘉靖初又特旨申明之而吏部卒用小轉
蓋久任之法難行也今知縣知州以六年爲率矣而
方面以上遷轉猶故安能使州縣官甘心而坐也
吏無固志膏澤不下于民以此

成化間官受廷杖者容用綿底衣蓋其下體故杖而
不傷其膚第曰撻人於朝而已而不欲死之也自正
德時劉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而受杖者多不免矣
弘治以前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好生打着
問喇虎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鎮撫司問鎮撫司

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者始有來說之 旨部寺

覆奏始有降調之 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矣林

貞肅公俊致仕後曾建白此事自云目擊舊典蓋必

有據 世廟不能行第下其章於所司而已

蒼梧吳廷舉平生躁動喜名其以巡撫都御史陞南京

工部尚書既不拜命又稱疾乞休似有厭薄陪卿之

意 上既慰留之矣已而再疏中引白居易詩月俸

百千官二品朝廷顧我作閒人張洎詩幸得太平無

事日江南閒煞老尚書句皆嘲謔語而又疏中敢用

嗚呼字 上怒以廷舉怨望侮慢無人臣禮第勒令

世廟識錄卷之二

致仕。聖恩可謂寬假矣。若嘉靖中年以後，禍不知所終也。

嘉靖初，刑部署郎中任惟賢陞太僕寺寺丞。此是正轉。蓋寺丞亦京堂也。後間以鄉科人爲之，則寺丞反陞各部員外矣。惟南京太僕寺丞類處謫官，故轉遷亦異于北。一官而兩處，吾不知于銓法有礙否也。又嘉靖中以光祿寺丞傅大夏改吏部主事，以尚寶司丞陳于陞陞吏部員外，益復加異。

人主冲年，鮮不溺情于宦寺者，以狎于近習也。卽如

世廟剛武英察，本於性生，乃踐祚之初，若太監張志

聰吳勳等以蘇杭織造誣奏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知縣郭波蕭敬腆俱逮下詔獄撫按官爭之十

三道御史爭之卒不得免司禮監嘗傳旨以鴻臚寺

右寺丞赦棠調光祿寺寺丞吏科執奏不得行諸如

此類尚沿武廟故套後春秋鼎盛始奮乾剛內豎

更不得奸政今上十歲登極而官府一體絕不聞

閭中作奸犯法者卽天子神聖而當時輔導之臣

所以維持于內外者亦既苦心矣其功安可誣也

正德中錢寧用事英國公張崙嘗以在田投獻比寧敗

產沒官崙駕言爲寧所奪請還之嘉靖中嚴嵩用事

英國公張溶嘗以事賂嵩子世蕃二千金比嵩敗仍從世蕃處索歸原賂此二事乃其父子沿襲家法何其相類如此後溶物故請卹當事者以溶班首官宜得謚禮卿執不與當事者詰之曰豈以其嘗倒嚴氏賊乎禮卿曰非止此也今成國公朱應禎襲爵亦索賂三千且溶與鎮遠侯顧震同時物故震一生苦節而卹謚若與溶同何謂旌痺執政以爲然遂罷溶謚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給事中陳洸廣東人也，雖附和議禮，而其中空踈實，無所據。至謂上生于孝宗歿後三年，卽位于武

宗歿後二月，無從授受，故不必以正統爲重。是以

上乘虛而取天下，非受命正始之君矣。其妄誕不經，蓋小人之尤無賴者。業陞湖廣僉事，故延捱不肯赴任，而以舊銜上疏，專媚張璉而排斥吏部尚書喬宇之專擅。上皆用其言，愈無忌憚，乃復奏近日梗議之臣，大肆欺罔，甚至跪門叫哭，致傷國體，雖經罪

遣未盡其黨欲誅竄大學士賈宏尚書金獻民趙鑑
侍郎吳一鵬朱希周汪偉等其險譎狠毒已無人理
幸上置之不省而洸後以他事回籍又凌虐鄉人
爲怨家奏其諸不法事上遣刑部郎中葉應驄錦
衣衛千戶李經會廣東巡按御史熊蘭鞫問之獄具
洸當大辟其妻與子俱坐法殊快人心上以洸嘗
附議僅削籍爲民妻鄭氏以奸免離異子免死戍
邊諸附議者多驟蒙顯禍而洸惡狀最著非性不得
償其所願而受禍更重所謂小人落得做小人也功
名不信有命哉

大禮集議書成，上意既定，乃陞賞諸與議者，而不及內閣大學士費宏等，已難安其位矣，亟宜求退可也。而當其時，惟有石璠乞休一疏而已。于是翰林學士張璠上言，謂今日有君無臣，有治法無治人，而因薦致仕大學士謝遷可用，時年八十矣。而學士桂萼亦言，天變未消，民勞未息，由所與圖治者非其人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乃依附投托，乞憐不去，豈不可則止者耶？二臣蓋陰懷冒進，而顯逐內閣，亦自以年資未及，姑借遷以爲名耳。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故給事中陳洸之獄起鄉里，原與朝議無干，其後平

反則法司事也。亦何預于翰林職掌。而學士桂萼以
沈議禮之黨。務在獲其短。至與刑部尚書趙鑑爭論。
攘臂相加。其瀆法蔑理。豈復知有 朝廷紀綱耶。則
他時議禮之心。亦不過私利其身耳。原不爲 上計
也。

嘉靖丙戌考察外官科道上拾遺疏。內論尋甸知府汪
登。宜以不謹例罷斥。吏部覆言汪登以母老久不赴
官。宜降級示罰。上特批降汪登三級。改京職。以便
祿養。真異數也。蓋爲其以母故被論云。是歲吾鄉魏
恭簡校爲廣東提學副使。亦以不及論。而吏部謂其

學行優長，得不調校，故以道學名世，而卒不免于小人之口吻，以獨立見憎也。察典可盡信哉。

上嘗遣內臣之貴溪爲大真人張彥頤脩造府第，工部尚書趙璜等言：「江西兵荒之後，民困未甦，修造之事，宜先下撫按及兩司勘覆估計，然後興工。」所遣內臣乞暫停罷，詔如前。旨頃萬曆辛巳，今上於真人府亦有是舉，而科道官交章論諫，始以事出兩宮。聖母意不允，久之竟從內批召還。所遣內臣真有光於法祖矣。是時江陵柄國，禮部亦欲上疏。江陵曰：「此事可止于先止之矣。」其後內批猝出，竟莫曉。

其故

議禮諸臣既被寵幸，自宜安心辦職，以謝人言。卽衆心未附，猶曰所見之偏也。柰何恃其得君，各驕恣無忌，甚至侵奪職掌，播弄朝綱，不復知有國是。賴上心知其非，而凡事曲爲調停，故老成不盡，播棄耳。時楊一清自三邊總督召還內閣，而吏書廖紀以爲總督，非一清不可。科道亦以爲言，非阻一清之進，實爲邊方得人計也。事與禮部本不相涉，乃席書謂紀內則柔順於相臣，外則牽制於科道，不當含糊展轉，曲爲兩請之詞。其意實欲進一清而退費宏也。蓋張桂

王之矣。紀遂讓位于書。上疏求罷。上雖優詔留紀。

而仍用書言。召還一清。科道張擬周在等交章劾。

書。構結是非。陰行箝制。無大臣體。不聽。又書巡撫湖廣時。劾長沙知府宋卿貪酷。故入部。民李鑑罪。上

遣大臣往按之。還言卿所犯俱無實。而鑑父子流劫村落。以拒捕殺巡檢馮琳。當斬。罪不可原。上逮鑑。

來京。問席書。乃為鑑奏曰。臣以議禮忤在朝諸臣。故湖廣問刑官以臣所劾宋卿之罪。悉為文釋。故歸罪李鑑。為出宋卿地。乞。勅法司會官覆勘。以伸冤抑。

上下其疏於法司。會監察御史蘇恩大理評事杜

驚當訊其事，乃各論奏言鑑之罪。至於殺官兵、劫人財、燒人房屋，可謂極矣。昔衆證而獄成，今親審詞而服，乃知原問官覈實定擬，非有私也。席書以宋卿之故，輒爲奏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之議發于聖孝，而書以一言當意，動輒援此以挾。陛下以壓群僚、壞亂政體甚矣。唯陛下示思之亟，以李鑑明正典刑，于是刑部覆奏請下湖廣撫按再勘。上曰：鑑事席書既代爲伸理，必有究抑，不必再勘，免死發戍遼東。蓋不勝書之橫，而第爲之解嘲也。尋給事中管律言：今之言事者，每假借議禮爲詞，或乞休或告病。

或認罪或爲人辨罪于議禮本不相涉而務欲援引牽附此其故何哉蓋欲中傷乎人恐非此無以激陛下之怒欲固寵于已非此無以得陛下之歡乞嚴加戒諭自今凡諸司言事者宜據事直陳毋得假借飾詐以累聖德上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禮既定內外群臣正當據誠供職以贊成嘉靖之治自今言事者慎勿徇私假借議禮希恩報讎都察院其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顧其後諸臣之悻悻如故禍亦滋夥矣

朝廷論爵文武班次各有定序決不以私意軒輊丙戌

殿試後賜恩榮宴於禮部。上命郭勛主席其席。自當居中而禮部故列之左右已爲失禮。及勛奏辨既得旨矣。比勛就宴席如故。何其違君抗命也。是歲中府舉會武宴。大學士費宏奉命主席。而兵書李鈇故列勛席于尚書下。勛復奏之。鈇以恩榮宴禮部爲主。會武宴中府爲主。勛席宜誦尚書下。不知兩宴俱屬公會。豈宜以賓主言。即恩榮宴禮部固未嘗爲主。而誦於諸部之下也。鈇可謂不學無術矣。宜上卒從勛請也。萬曆癸未舉恩榮宴。按舊圖翰林講讀席在光祿御上。不知始於何年。蓋禮部俱起自翰林。故

備護之耳。時禮書欲釐正之。而翰林諸公援學士先
僉都例言。禮書曰。祖宗時學士當承旨。故班先四
品。止一人耳。未聞他翰林官六品者。必先五品官。七
品者。必先六品也。若每品相加。今兩禮侍俱兼翰職。
而禮書無之。亦當以三品加二品乎。且學士班先止
四品。而講讀六品。顧得先三品。何也。諸公語頗塞。已
貼宴圖。乃以光祿卿列左班第一。而諸小京堂次之。
講讀官列右班第一。而諸編檢次之。其說遂定。而大
學士余有丁者。自是每切齒于禮部也。

張汝濟曰。近日尚寶司司丞執舊規。與翰林編脩

檢討爭班次先後該部竟議先編檢而言者且藉
他事得罪尤為可異

刑部尚書趙鑑致仕已賜馳驛燕月給歲撥矣上復
製古詩一首以寵其行舉朝咸歎羨之以為奇遇然
自是之後絕響矣

桂萼張璠已為詹事府詹事而大學士費宏獨抑之擯
不得為經筵講官不得與脩獻考實錄不得為兩
京考試官比選庶吉士又不得與教書心恨宏不已
則起禮部郎中陳九川之獄謂九川嘗盜貢玉餽宏
製帶而嗾通事胡士紳為之鷹犬既陷九川謫戍而

逐宏必去此何異於鄉里訟師所為踐田奪牛大壞
國體莫此為甚乃宏濡遲隱忍不能決去而顧以
皇考實錄未成為詞則未免有患得患失之心宜其
見侮於新進也

少詹事霍韜上書極言內外官遷轉不當苟徇資格上
自內閣卿佐翰林下而部屬科道皆必出而補外
自監司守令及教官舉人歲貢出身者皆必擢而補
內一以太祖時為法上下廷臣集議吏部尚書
廖紀等力陳其不可行狀上以韜議禮故不直斥
其謬第令自今內外官出入遷轉所司隨時斟酌以

聞然自是心知韜不可大用矣。故他日推吏部令勿及韜，恐其到部壞事。真聖明哉。

李福達者山西太原府崞縣人也。初以妖賊王良李鉞謀反事連坐，發戍山州衛。逃還改名李伍，爲清御史勾調山海衛。復逃至陝西洛川縣，妄稱彌勒佛教，誘惑愚衆。惠慶邵進祿輩俱往從之。福達以是致富。進祿等言我有天分，宜掌教天下，令覓還家候我。遂將家還山西。已事覺，官捕之急，遂聚衆爲亂。僞受官爵，殺傷吏民。官兵捕獲仲祿，共稱李伍首謀。福達聞事發，復逃入五臺縣。易姓名張寅，往來山西徐溝縣。

同戈鎮已又挾重資來京竄入匠籍入資爲山西太原衛指揮使其子大仁大義俱補匠役詭托燒丹和藥往來武定侯郭勳家甚密久之形迹頗露迺同戈鎮其讎薛良首發之福達懼復亡入京官捕其子大義大禮按治之福達窘乃出身對簿而賄乞郭勳書抵巡按御史馬祿爲之囑免祿不從竟擬福達謀反及妻子緣坐此大獄之始也

給事中陳皋謨言人臣事君如子事父子無過孝臣無過忠豈有子偶一事悅親足徼終身之愛臣一言順旨遂爲不世之功恭惟恭穆獻皇帝追崇之禮乃

出 陛下天惶至情。席書輩不過一言贊成之耳。領
遂貪爲己功。動以自負。互相黨援。擠排宰執。變更法
制。喜怒恣其心。威福柄其手。若李鑑父子拒敵。官兵
法官論死。已經會驗書。乃曲爲申救。至謂衆以議禮
憾臣。故因陷鑑于死。夫議禮乃朝廷之公。合與不合。
何至深讎。縱使讎書。鑑非書之子弟親族交游也。何
乃於鑑。球心耶。至於郭勛之訴。尤所不通。勛遺書御
史馬祿爲罪人。張寅請託錄奏之。乃亦以議禮激衆
怒爲言。豈需臣博士之所未深究。而武夫悍將反優
爲之。此在席書。尤不宜自言。而勛又竊其緒餘。以欺

天罔 上罪不容誅。如問官當寅以法勛。又如書代
訴不至於濫恩廢法不矣。已以朝廷純孝之盛舉。遂
爲權邪營私之窟穴。豈不異哉。乞亟罷書勛。李鑑仍
從原坐。燕按張寅請托事。使人心曉然。知權邪之不
足恃。而公法之不可廢。然後逆節消。倖門塞矣。云云。
按當大禮議定之後。諸臣悻悻。自負橫肆已甚。朝
著間不可無此疏。以折其心。誠黨論也。故全錄之。
世廟垂成。大學士費宏等議以獻。皇帝生長太平。初
不以武功爲尚。其三獻皆用文德之舞。上是其言。
以不用武功之舞。所以尊讓太廟也。遂去武舞。生及

引舞六十六人。聖見已卓矣。嗣太常請添武舞。又會禮部張聰議。聰謂樂舞以修數爲降殺。不聞以文武爲偏全。其說猶爲近理。若曰必以武功定天下者。得燕武舞。則禹以揖讓得天下者。而大禹謨曰。舞干羽於兩階。此可見古之天子皆燕用矣。夫旣嘗爲天子。豈有不燕文武者哉。郎有苗之格。不可不謂之武功也。乃以禹之揖讓方之。獻皇帝之推崇。則強詞矣已。上卒從聰議。獻皇帝神主旣奉。安世廟章聖欲脩謁見之儀。禮部執奏。以高皇帝準古有廟見之禮。爲大婚冊后制耳。自末樂以後。於

奉先殿行禮不復詣廟而張聰等謂妻從夫之義當
然禮尤創見不當以祖宗家法爲言雖意在阿

旨顧奉先殿列聖之俎豆在焉謁奉先殿卽謁

太廟也而世廟爲專享獻皇帝之所章聖

不躬爲一見於心安乎心之不安禮之所由起也聰
不必槩引周禮強人主以後世必不可行之事而第
以天理人情立論則得之矣

丙戌之歲天變異常有古史之所未見者水電大如人
頭大風捲掣廟宇民舍百數十處了無踪跡婦人生
子有六目四面有角手足各一節獨爪聲牛犢之

產有一臂二手腹內心肺各二者虎具人手足倏忽
出沒如城市入民家猛惡噬人雞生雛前後四足物
怪人妖莫此爲甚然終無應驗唯張桂與大學士費
宏二關於朝紊亂綱紀致成六逆之漸上亦無可
柰何乖氣致異或其所從來也善乎御史張祿之言
曰費宏以子懋良犯罪繫獄內不自安兩疏乞休而
陛下慰留之及侍郎張瓊等累劾其不職而陛下
下又以其疏下之所司溺三臣之愛持兩可之心使
宏去志不決昧遠嫌避位之心瓊等忤心未已愈肆
下阱投石之計且宏位列公孤職兼師保其進退係

天下觀望日者夷人告玉已起中外之疑今復懋良
繫獄重貽家門之玷雖 聖情忠厚勉番而宏獨能
隱忍就列乎璵等荷蒙知遇不次拔擢自宜勉修職
業以圖報稱顧乃恃寵無忌出位多言動事攻訐之
私殊失安靜之體况大臣有協恭之義卿佐非糾劾
之官縱使懋良之事未發尚非其所宜言何况事已
下獄情罪輕重宜俟 宸斷而璵等乃乘機傾陷謂
之何哉卽今水旱頻仍變異迭出正大小臣工修省
之時 宏與璵等爲國大臣顧相訾毀若此欲其回
天意以弭災變不亦難乎伏願崇廉耻之節去朋比

之私，將宏與璵等並賜罷斥。上覽疏，第領之而已。於是吏科都給事中解一貫等復言：費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之義，固不能無議，但其自入仕至今四十年餘，未聞有大過。雖其子一時有犯，顧于宏大節無損。陛下於其累疏乞休，每不之許。此聖君優禮大臣之道也。至於張璵、桂萼之為人，平生奸險，無一可錄，特以議禮一事偶合。聖心自超擢以來，憑恃寵靈，凌轢朝紳，與費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之。其屢所攻訐，非真爲國家也。不過假此以報私怨耳。陛下於其屢疏俱付所司，而於其終乃曰爾

等宜各修乃職。贊朕至治，詳味 皇言，二臣肺肝畢
露，所以陰折其奸謀者，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矣。夫
二三言者不體 朝廷至意，或專攻宏，或蕪論璵，或
或對舉宏與璵，蓋不知能去宏而不能去璵，或
去宏之易而去璵之難也。何也？君子難進易退也。
而小人則不然。宏恤人言，顧廉耻，猶可望以君子。若
璵，則小人之尤無忌憚者。臣恐璵之計得行，宏
將因此動搖奸邪之氣，焰愈憎善類之中傷無已。天
下之事將有大不可為者。伏望 皇上諭宏盡忠輔
導，務以古大臣自期待，重戒璵，各勉脩職業，勿事

攻訐以負 國家委用則邪謀不得逞而協恭和衷
之治庶幾可成矣其詞尤嚴正稍軒宏而重輕璵璠
亦是公論 上下所司知之已璵璠退而璵進果如
一貫所料

祖宗時凡內外官願告致仕者率加一京銜以獎其恬
退嘉靖五年覲事畢四川左布政林茂達疏乞休致
詔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蓋前此所加多卿
寺官茂達獨膺殊典後來更不可得矣

大學士楊一清條陳脩省疏內一隸言年來文武二途
軒輊太甚二司與總兵抗禮縣郡與總備平交不才

將官專事卑諂以求免禍。一或不至，則文吏以法繩之。或以寸牒不明而羅織驍勇之將，或搜遠年舊事而摧傷統馭之才。本兵一不之察，則老成慣戰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識者超登將領。他日邊事之壞，未必不由于此。文襄跋歷中外已久，故能爲此言。切中今日士大夫凌壓武弁之弊。某兵備襄陽有府佐，不願與衛指揮全班參謁上司者，免守爲之言。某曰：天道有陰有陽，朝廷有文有武，安得以此凌彼？祖宗設府衛官俱進文班一階，蓋循漢唐故事。政恐承平後文臣恃勢束濕之耳。今掌印指揮讓知府已非典

制而佐貳又欲壓衆指揮則五府何以劄付六部三
司之序何以先都而後布按也守語塞遂參謁如初
禮近年四川撫按劾總兵提問者某語執政曰都督
官罪狀未明便可以提問乎則他時劾巡撫者亦當
提問乎於是被 旨得聽勘頃福建總兵以按院論
之卽提問矣而知縣七品官卽知府可以提問之乃
其被劾顧得聽勘文武軒輊一至于此主持世道者
亦嘗聞文襄之論否也

上萬機之暇喜爲詩文大學士楊一清以所擬元宵詩
呈覽內有愛看冰輪清似鏡之句 上以爲類中秋

詩改云愛看金蓮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爲曲盡情景，不問可知爲元宵作矣。聖資超悟，殆非臣下所及。又上嘗與內閣諸臣賡唱，張桂以爲雕蟲小伎，不足勞聖慮，蓋忌費宏等知遇耳。上謂內閣原備顧問，正宜討論講習，何得廢事。

教授王价光祿寺錄事錢子薰先以考察閒住，至是以嘗議禮。上欲復其官，給事中解一貫等以壞祖宗百年之制，啓小人倖倖之門，价與子薰決不可復用，恐將來人相援比，臣等無所據守。上從一貫議，僅令致仕。頃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條陳疏中語傷

執政已推為楚府長史而南部院復以考察去之後
執政敗上復其官自禮部郎轉陟京堂而言官遂
引世卿例各舉其所知吏部執奏不允亦治朝事也
舊制經筵講官及執事官失儀許令出班請罪得面
宥至是鴻臚寺卿黃紳等奏言經筵乃聖天子講
學親賢之地非視朝聽政比一切差誤宜令侍儀科
道等官退而具奏上請免其面奏從之經筵官失
儀不面奏自嘉靖六年始

詔各王府長史審理紀善等官聽撫按官考察此嘉靖
六年令前此無有也自是長史始誠意事郡守蓋撫

按委之出考語也

禮部尚書席書以疾引退，勅加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特賜第京師，調治，給俸如故，命下，尋卒。上自製祭文，有曰：學得真傳，德惟一致，忠誠端慎，簡在朕心，欲共圖政化之淳，而遽奪忠良之速，後雖同事之臣，日或接見，獨於謀議之善，不可復聞，其傷悼之如此。書歷官在外甚久，後以議禮見用，則桂萼薦之也。然晚年自以得君恃寵，常出位妄言，累與費宏訐奏，無大臣體，蓋亦死期將至，而火燔其焦耳。其平生保釐之績，若在雲南，勦除露益土舍安白之亂，在福建，聞宸

濠反募兵赴援爲南兵侍奉
勅賑濟淮揚飢民所
在著聲蓋可稱能臣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終